

第一章

「原始閩語元音具長短對立說」的檢討

郭必之

香港中文大學



提要

在 Norman (1981) 構擬的「原始閩語」韻母系統中，韻腹元音有長短的對立，而這種對立主要反映在現代閩南語和個別閩東語的韻尾上。本文從粵語和仵佬語裡找到證據，支持這個假說及相關音變，並指出原始閩語長短對立可能源自南亞語底層。

1. 前言

「原始閩語」(Proto-Min; 下文或簡稱‘PM’)的構擬方案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陸續提出，其中韻母系統有八個可以充當韻腹的元音 (Norman 1981)。這八個元音可以分為兩類：*i、*u、*y、*e、*ə 五個被假定為較閉 (close) 和較短的元音，*a、*ɑ 和 *o 三個則被假定為較開 (open) 和較長的元音。按構擬者 Norman (1981) 的意見，接在不同類型韻腹後頭的輔音韻尾會有不同的特徵。¹ 如果韻腹是短元音，那麼韻尾時長較長，發音也較強 (strongly articulated)；相反，如果韻腹屬長元音，韻尾時長便比較短，發音較弱 (weakly articulated)。² Norman (1981) 之所以有這樣的想法，主要是基於他對閩南語的觀察：

* 本文的撰寫獲研究項目 CUHK14603918 的資助，該項目得到香港特別行政區研究資助局的支持。初稿曾經在「重建原始閩語及其相關問題工作坊」第 11 次會議 (2022 年 4 月 24 日，由日本愛媛大學秋谷裕幸教授召開，以視像形式進行) 及「國際中國語言學學會第 28 屆年會」(IACL-28, 2022 年 5 月 20-22 日，由香港中文大學主辦，以視像形式進行) 上宣讀。承蒙汪鋒、沈瑞清、武大真、秋谷裕幸、張以文、野原將揮、陳以信、曾南逸、曾智超、曾綉薇、韓哲夫 (Zev Handel) (筆劃序) 諸位師友惠賜意見，謹此一併申謝。

1. 原始閩語的韻母結構為「(M)V(G/C)」(Norman 1981:35)。「M」、「V」、「G」、「C」分別代表介音、韻腹、韻尾滑音及輔音。能充當韻尾的輔音有六個，即 *-p、*-t、*-k、*-m、*-n 或 *-ŋ。
2. Chao (1947: 22) 對廣州粵語也有類似的描寫：‘An ending is strongly or weakly articulated according as the vowel is short or long. Thus, an has a short a and a strong -n, while aan has a long a and a weak -n.’ 這段話顯然啟發了 Norman (1981) 對 PM 元音長短對立的構擬。

原始閩語 > 泉州話（閩南區）³

〔A 型音節〕*v:N > /ṽ/（‘v:’ = 長元音；N= 鼻音）；如「三」*sam^A > /sã^{1/4}

〔B 型音節〕*v:C > /vʔ/（‘C’ = -p、*-t 或 *-k）；如「桌」*tok^D > /toʔ⁷/

〔C 型音節〕*vN > /vN/（‘v’ = 短元音）；如「心」*sim^A > /sim¹/

〔C 型音節〕*vC > /vC/；如「竹」*tyk^D > /tiak⁷/

PM 長元音韻腹接鼻音韻尾的音節（「A 型音節」），在閩南語中演變為鼻化韻；至於長元音接塞音韻尾的音節（「B 型音節」），塞音部分在閩南語中會弱化為喉塞音。相反，短元音接輔音韻尾的音節（「C 型音節」），其輔音韻尾在閩南語裡一律得到保留。A、B 型音節和 C 型音節在發展上的差異，成為閩南語其中一個最顯著的音韻特徵（Norman 1991: 354; Kwok 2018: 15–16）。除了閩南語外，個別閩東語方言也反映出 PM 長元音韻腹和短元音韻腹的區別，不過範圍遠比閩南語窄，只出現在個別的 B 型音節中，例如 PM 的 *-ok 韻和 *-iok 韻，在閩東區壽寧話分別演變為 /-ɔ/ 和 /-yɔ/，皆屬開韻尾，與一般入聲韻字帶喉塞音韻尾有別。表 1.1 和表 1.2 分別列出 A 型音節和 B 型音節在沿海閩語中的反映。⁵

表 1.1 原始閩語 A 型音節在沿海閩語中的反映⁶

	PM	泉州	漳州	潮陽	雷州	莆田
籃	*-am	na ²	la ²	na ²	na ²	no ²
門	*-on	bn̄ ²	bũ ²	mun̄ ²	mui ²	muai ²
閑	*-an	ũ ²	in̄ ²	õ ²	ai ²	e ²
天	*-ian	t ^h i ¹	t ^h i ¹	t ^h i ¹	t ^h i ¹	t ^h in̄ ¹
床	*-oŋ	ts ^h ŋ ²	ts ^h ŋ ²	ts ^h uŋ ²	ts ^h ɔ ²	ts ^h uŋ ²

表 1.1 中泉州話的「門」、「床」、漳州話的「閑」、「床」等字的韻母都是成音節鼻音、或帶鼻音韻尾，好像跟 Norman (1981) 的預測不同，其實不然。這些字的韻母（或韻尾）都是經由鼻化韻強化而來的，如泉州的「門」和漳州的「閑」分別源於原始閩南語（Proto-Southern-Min; ‘PSM’）的 *ũi 和 *õi (Kwok 2018: 78–79, 90–91)。關於個別鼻化韻在閩南語中強化的條件和機制，參閱郭必之

3. 除特別標明者外，本文所採用的閩語語料，皆由研究計劃 CUHK4001/02H（主持人：張雙慶教授）提供，謹致謝忱。

4. 本文的標調方式：1- 陰平；2- 陽平；3- 陰上；4- 陽上；5- 陰去；6- 陽去；7- 陰入；8- 陽入；9- 閩北語的第九調；A- 原始閩語的平聲；B- 原始閩語的上聲；C- 原始閩語的去聲；D- 原始閩語的入聲。

5. 學界（如 Norman 1991）一般把閩語分為「沿海閩語」和「內陸閩語」兩大類。前者包括閩南語、閩東語和莆仙語。

6. 在《中國語言地圖集》（中國社會科學院等 1987）中，莆仙閩語屬獨立的一區，但它在處理 PM A 型音節和 B 型音節時，和大部分閩南語沒有區別，只是鼻化成分和喉塞音都已經丟失。

(2018)。至於雷州話和莆田話，原來鼻化韻中的鼻化成分已經丟失，變成了開韻尾。⁷

表 1.2 原始閩語 B 型音節在沿海閩語中的反映⁸

	PM	泉州	漳州	潮陽	雷州	莆田	虎湫	壽寧
白	*-ak	peʔ ⁸	peʔ ⁸	peʔ ⁸	pe ⁴	pa ²	paʔ ⁸	paʔ ⁸
尺	*-iok	ts ^h ioʔ ⁷	ts ^h ioʔ ⁷	ts ^h ioʔ ⁷	ts ^h io ⁷	ts ^h iau ⁶	tʃhi ^h ʌʔ ⁷	ts ^h yø ⁵
郭	*-uok	kəʔ ⁷	keʔ ⁷	kueʔ ⁷	kuε ⁷	ko ⁶	kuk ⁷	kəʔ ⁷
屨	*-iap	kiaʔ ⁸	kiaʔ ⁸	kiaʔ ⁸	kia ⁴	kia ²	k ^h iap ⁸	k ^h iaʔ ⁸
血	*-uat	huiʔ ⁷	hueʔ ⁷	hueʔ ⁷	huε ⁷	he ⁶	xet ⁷	xεʔ ⁷

PM 屬 B 型音節的字在沿海閩語中大範圍地出現了韻尾弱化，這在表 1.2 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雷州話和莆田話連喉塞音韻尾都丟失了，變成了開韻尾。閩東區壽寧話的弱化出現在「尺」一字上。虎湫話除了「尺」字外，「白」字的韻尾也都弱化為喉塞音。據秋谷裕幸（2018），PM *-ak 韻在原始寧德閩東語中一律弱化為 *-aʔ。

以上介紹了 Norman (1981) 的假說以及其在現代方言中的反映。這個假說好像很圓滿，但實際上缺乏詳細的論證。到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Norman 在更多語料的基礎上把「原始閩語」修訂為「共同閩語」（Common Min; ‘CM’）。CM 有十個可以充當韻腹的元音，大抵保持元音長短對立的格局（參看沈瑞清、曾南逸 2022）。不過由於 CM 的構擬從來沒有正式發表過，元音長短的性質始終沒得到釐清。本文圍繞「原始閩語元音具長短對立」這個假說展開討論。我們提出四個問題，並逐一分析：

第一，閩南語（和個別閩東語）的輔音韻尾弱化是否一定要歸因於原始語的長元音韻腹？換言之，有沒有方案可以取代「PM 元音具長短對立說」？

第二，從語音演變的規律看，韻腹元音長短是否真的會影響到後接的輔音？

第三，如果「元音長短對立說」可以成立，那麼長元音和短元音應如何配置？

第四，PM 元音長短對立的來源究竟是什麼？

7. 莆田話「天」、「床」的鼻音韻尾毫無疑問源自鼻化韻的強化。由此推知，在莆田話中，鼻化韻發生強化在先，沒發生強化的鼻化韻隨後丟失鼻化成分。

8. 虎湫話（據秋谷裕幸 2018）和壽寧話俱屬閩東語。

第一問和第二問密切相關，下文會一併處理。本文的觀點是：應該先把「元音具長短對立說」和其他具競爭性的假說（competing hypotheses）放在一起，比較它們的優劣，並探討它們之間互補的可能。

2. 閩南語輔音韻尾弱化現象的解釋

韻腹元音的高低和前後都會影響後接鼻音韻尾的音質，這已經得到實驗語音學的證明，例如普通話便有以下兩個傾向：（一）「低元音後面的鼻尾往往較弱，非低元音則強一些」（冉啟斌 2005：40）；（二）韻腹的元音越靠後，鼻音韻尾越能維持（冉啟斌 2005：41）。關於第（一）點，林茂燦、顏景助（1994：19–20）的解釋是：「在鼻輔音前面的低元音中，由於鼻音耦合開始得早，使得鼻輔音本身時長較短，而在高元音中，由於鼻音耦合開始得晚，因而鼻輔音本身時長較長」。鼻音韻尾時長越短，就越容易出現弱化。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低元音後的鼻音韻尾會比高元音後的弱。至於第（二）點，主要是針對軟顎韻尾 /-ŋ/ 和前接元音的互動而言。軟顎韻尾會使前面的元音發音部位後移，而後移的元音又會反過來影響 /-ŋ/ 尾，使其時長增加（冉啟斌 2005：41）。時長增加的結果，就是 /-ŋ/ 尾較難出現弱化。

以上兩個現象，除了普通話以外，也出現在非漢藏語系的語言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那麼，它們是否也適用於閩語？

如前所述，閩南語出現輔音韻尾弱化的例子，都是來自 PM 以 *a、*ɑ、*o 為韻腹的韻母。和 PM 的其他元音相比，以上三個元音都屬於低元音。這點和上段第（一）點的預期吻合。但另一方面，PM 能接 *-ŋ 韻尾的後元音只有 *o 一個，偏偏這種組合（牽涉 PM *-oŋ、*-ioŋ、*-uoŋ 三個韻母）在閩南語裡出現鼻化，參看表 1.1 的「床」。PM *-oŋ > PSM *-õ (Kwok 2018: 89–90) 的演變似乎和上段的第（二）點有所抵觸——我們預期後元音 *o 接 *-ŋ 時，鼻尾會得到保留。此外，PM 中以 *a、*ɑ、*o 為韻腹的入聲韻，在閩南語中也都出現了弱化。前人的研究（如冉啟斌 2005）都沒有提及入聲韻的情況。

可以說，如果 Norman (1981) 的構擬沒有問題，閩南語輔音韻尾的弱化不能簡單地解釋為普遍的語音現象。可是，這不意味着另一個解釋——即「PM 元音具長短對立說」——馬上可以成立。我們必須對這個假說進行詳細的檢驗。

漢語方言和中國境內民族語言原始語的構擬，在過去二、三十年間取得了輝煌的成績，其中粵語和仡佬語引起了我們的注意。這兩種語言的原始語，元音系統都有長短的區別。

學者一早便注意到廣州粵語的元音有長短對立的現象 (Chao 1947: 21)。⁹ 李新魁等 (1995) 和 Bauer & Benedict (2011) 等都提出了四組對立的方案。根據語音

9. Norman (1981: 36) 認為 PM 元音的長短對立與現代廣州粵語的相似。

實驗，長元音的時長差不多是短元音時長的兩倍 (Bauer & Benedict 2011: 37–38)。Yue (2002) 構擬原始粵語 (Proto-Yue; ‘PY’) 入聲韻時，即考慮了元音鬆緊對立的因素。這裡的鬆 (lax)、緊 (tense) 某程度上相當於長短——鬆元音的時長較短，緊元音的時長較長 (Zee 2003)。¹⁰ 和現代廣州粵語一樣，PY 的入聲韻也展示出元音鬆 (短) 緊 (長) 的對立，而這種對立直接影響到某些現代方言入聲韻尾的存廢。表 1.3 以 PY 的 *-t 尾字為例，對這個現象作出說明。¹¹

表 1.3 原始粵語 *-t 尾字在現代方言中的反映 (據 Yue 2002, 原文缺標調類)

	PY	韻腹鬆緊	廣州	寶安
筆	*-at	鬆	pet	peʔ
七	*-at	鬆	tʃ ^h et	ts ^h eʔ
骨	*-uat	鬆	kuet	kuəʔ
八	*-a:t	緊	pa:t	pæ
察	*-a:t	緊	tʃ ^h a:t	ts ^h a
刮	*-ua:t	緊	kua:t	kua

PY 的 *-t 韻尾，廣州話一律保留，寶安話則或讀喉塞音韻尾，或讀開韻尾。據 Yue (2002: 234) 的分析，至少有兩個條件決定寶安話韻尾的演變：(一) 聲調的高低；(二) 韻腹元音的鬆緊。從表 1.3 看到，帶鬆元音韻腹的字，其塞音韻尾在寶安話中得以保留 (但都弱化為喉塞音韻尾)；帶緊元音韻腹的字，大部分韻尾都已經丟失，變成了開音節。為什麼塞音韻尾的狀態會和韻腹的鬆緊有關？Yue (2002: 241) 認為緊元音時長較長，容易侵奪後接的成分；相反，鬆元音的時長較短，後接的輔音不容易被吞掉，傾向保留下來。¹² 可以說，在 PY 發展為寶安話的過程中，韻腹元音的相對時長，是決定後接塞音是否保留的關鍵因素。

另一個引起我們關注的例子是仡佬語。仡佬語是壯侗語系仡央語族的語言，主要流行在貴州、雲南和廣西一帶。Ostapirat (2000) 所構擬的原始仡佬語 (Proto-Gelao; ‘PG’)，元音有長短的對立。有意思的是，Ostapirat 參考的那幾種現代仡佬語方言，元音都沒有長短之分。請看表 1.4。

10. Yue (2002) 在緊元音後一律標上元音加長符號「:」。

11. PY 有 *-p、*-t、*-k 三個塞音韻尾。它們在寶安話中的演變條件大抵一樣。

12. Yue (2002: 241) 的原文如下：‘The first factor (i.e. vowel tenseness) suggests that syllables with tense vowels which are longer in duration in terms of time length more easily usurp the following element, while those with lax vowels which are shorter in duration cannot so easily eat into the following consonant.’

表 1.4 原始侬語陽聲韻的詞在現代方言中的反映（據 Ostapirat 2000）

原始侬語	老寨	橋上	彎子寨	詞例
*-an	-o	-y/-ø ¹³	-an	毛髮、蛋
*-aŋ	-o	-ã	-aŋ	煮、桃子
*-un	-en	-en	-en	雨、買
*-aan	-i/-ə	-ai	-u	新、房子
*-aaŋ	-u	-y/-ø/-i	-i	高、鷹
*-uun	-u/-o/-ɿ	-ɒ	-əu	教、玩

Ostapirat (2000) 用兩個元音符號代表長元音。在他的構擬中，帶短元音韻腹陽聲韻（帶鼻音韻尾）的詞，其鼻音韻尾至少在彎子寨方言中得以維持，如 { 毛髮 } PG *-an > 彎子寨 /san/；{ 路 } PG *-un > 彎子寨 /qen/。可是，帶長元音韻腹陽聲韻的詞，原來的鼻音韻尾都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例如 { 高 } *-aaŋ > 橋上 /fy/、彎子寨 /vi/；{ 教 } *-uun > 橋上 /zɒ/、彎子寨 /səu/。為這些詞構擬鼻音韻尾時，Ostapirat (2000) 斟酌參考了布央語（和侬語的關係密切）的情況，如 { 高 } 布央語是 /vaŋ/。把長短對立引入 PG 的元音系統，有兩個好處：（一）大幅減省原始語元音的複雜程度；（二）有利於解釋鼻音韻尾在不同方言中的演變。Ostapirat (2000: 137) 指出：PG 長元音韻腹包含兩個音拍（mora），引致後接的鼻音韻尾丟失。¹⁴

粵語和侬語分屬不同的語系，而 Yue (2002) 和 Ostapirat (2000) 的構擬都是獨立的研究，但兩種語言不約而同地都有相當類似的演變路徑：長元音（或緊元音）韻腹接輔音韻尾的音節，韻尾走向弱化或丟失；短元音（或鬆元音）韻腹接輔音韻尾的音節，韻尾則大抵保留。這兩個案例，為「PM 元音具長短對立說」提供了有力的旁證。我們不妨作這樣的假設：由 PM 發展為閩南語的過程中，A 型音節的鼻音韻尾先使韻腹元音產生鼻化，隨後丟失；¹⁵ B 型音節方面，塞音韻尾則受前接元音影響而產生弱化。有學者認為閩南語的喉塞音韻尾根本不是一個輔音，只是一種聲調短促的記號或冗贅徵性（redundant feature）（李壬癸 1989: 489），也就是 Norman (1981) 所指的 ‘weakly articulated’。在 C 型音節中，韻腹由短元音充當，後接的輔音韻尾傾向保留。

13. 橋上侬語的 /-y/ 和 /-ø/ 是條件變體。表四其他用「/」隔開的例子也都如此。至於具體的條件，由於與本文主旨無涉，這裡不一一交代。

14. Ostapirat (2000: 137) 的原文如下：‘...while the final nasals after short vowels have been kept in several modern reflexes, they hardly survived after early long vowels... we consider it to be phonetically more reasonable to assume that the loss of final nasals was due to the longer sonorant duration of the preceding long vowels (which are two morae, in contrast with one-mora short vowels).’

15. 儘管本文採取「PM 元音具長短對立說」，但也不排除低音音韻腹使鼻音韻尾弱化的可能。實際的情況，可能是兩個因素共同起作用。

前文提過，「PM 元音長短對立」的痕跡只能在沿海閩語中找到，內陸閩語連一點線索也沒有。之所以如此，有兩個可能：（一）元音長短對立是沿海閩語和內陸閩語分開了以後才形成的。換言之，元音長短對立只可以上推至「原始沿海閩語」（即閩南語、閩東語和莆仙語的共同祖先）的層位，不能推至「原始閩語」的層位；（二）所謂「沿海閩語」和「內陸閩語」根本不是由單一種原始語演變出來的。Norman 後期就有這種想法（參考 Coblin 2018）。這兩個可能的關鍵在於如何看待沿海閩語和內陸閩語的關係。學界對此還沒有共識。

3. 原始閩語長短元音對立的配置

不少東亞和東南亞語言的元音系統都有長短對立，如泰語（屬壯侗語系）、越南語（屬南亞語系）和前文已經提過的粵語等。標準泰語的單元音有九組對立（Tingsabath & Abramson 1993）。至於廣州粵語，其元音音位有不止一套歸併方案，但不同方案都承認存在長短對立，只是對立的多寡有別而已。¹⁶ 表 1.5 是李新魁等（1995：35）對廣州粵語元音音位的歸納。

表 1.5 廣州粵語長元音和短元音的對立（據李新魁等 1995：35）

長音位	短音位
/a/ — a:	/ɐ/ — ɐ
/ɛ/ — ɛ:	/e/ — e̞
/ɔ/ — ɔ:	/o/ — o̞
/œ/ — œ:	/ø/ — ø
/i/ — i:	-
/u/ — u:	-
/y/ — y:	-

李新魁等（1995）的方案確立了十一個音位，有四組長短對立。這裡所謂的「對立」，除了持續時間有別外，音質上也有差異，體現為舌位高低的不同，但距離都不遠。一般來說，長元音舌位較低，短元音舌位較高。另一點值得注意的是長短元音的數目並不對稱：長音位有七個，短音位卻只有四個。/i/、/u/、/y/ 三個高元音都屬長元音，沒有相對應的短元音。和短元音必須和韻尾配合不同，長元音既可配搭韻尾，也能單獨充當韻母。

16. 例如袁家驊等（2001）和王福堂（2010）都主張廣州粵語的元音有八個音位，涉及長短的對立只有一組，即 /a/（長 a）和 /ɐ/（短 ɐ），這也是最沒有爭議的對立組別。

Norman (1981) 只交代了 PM 裡哪些是長元音、哪些是短元音，卻沒有說明長短如何配對。究竟 PM 的三個長元音對應於哪些短元音？

我們先處理 *a。這個長元音附近只有一個短元音 *ə，所以它們應該屬於一組。當 *a、*ə 這一組確定了以後，其餘兩組便好應付了，它們分別是 *a (長元音) 和 *e (短元音)，以及 *o (長元音) 和 *u (短元音)。*i 和 *y 這兩個短元音，沒有相應的長元音。表 1.6 是本文對 PM 長短元音歸納的方案：

表 1.6 原始閩語元音長短對立的歸併方案

長元音	短元音
*ɑ:	*ə
*a:	*e
*o:	*u
—	*i
—	*y

如果承認上述的歸併方案，那麼粵語和 PM 的元音系統便會得出一個共通點：長元音的舌位較低，短元音的舌位較高。可是，PM 的長元音和相應短元音的距離都有點遠。對此我們會作出這樣的辯解：一套共時的語音系統，尚且有不同的歸併方案，更何況是根據比較法 (comparative method) 構擬出來的 PM！Norman 後期修訂的 CM，其元音長短的配置就顯得合理一些。¹⁷ 當然，閩語元音系統的構擬仍有進一步修改的空間，但過程中有必要維持元音長短對立的概念。我們甚至認為可以把元音長短對立設定為原則，對 PM 進行修訂。

表 1.7 以六個陽聲韻字為例，看看 PM 長短元音和上古音 (Old Chinese; ‘OC’)、中古音 (Middle Chinese; ‘MC’) 的對應，¹⁸ 以及在現代方言中的反映。我們暫時看不到 PM 不同類型的元音和古音之間的對應關係，好像 OC 「斷」、「吞」都帶咽化 (pharyngealized) 聲母，但「斷」屬於 PM 的 A 型音節，「吞」則為 C 型音節。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炭」、「等」那一組中。有一種意見 (如余靄芹 1982: 358–362；程俊源 2004 等) 認為：閩南語陽聲韻鼻化與否與中古的內外轉有關——外轉傾向鼻化，內轉則否。這可能和內轉非低元音的性質有關。如第 1 節所說，PM 的短元音沒有一個是低元音。¹⁹

17. 不過，CM 本身也有問題，例如後元音比前元音豐富等。

18. 上古音的構擬及中古音的轉寫均據 Baxter & Sagart (2014a, 2014b)。

19. 余靄芹 (1982: 362) 則認為內外轉的區分主要是韻母的鬆緊，而閩南語的白讀音充分表現了帶緊元音的外轉韻。

表 1.7 原始閩語 A 型音節和 C 型音節和上古音、中古音等的比較

	PM	音節類型	泉州	福州	建陽	OC	MC
病	*-aŋ	A	pi ⁵	paŋ ⁶	paŋ ⁶	*[b]raŋ-s	<i>bjaengX</i>
崩	*-eŋ	C	paŋ ¹	puŋ ¹	βuaiŋ ⁹	*Cə.pʰəŋ	<i>pong</i>
炭	*-an	A	t ^h ua ⁵	t ^h aŋ ⁵	hueiŋ ⁵	*[t ^h]ʰa[n]-s	<i>thanH</i>
等	*-ən	C	tan ³	tiŋ ³	taiŋ ³	*tʰəŋʔ	<i>tongX</i>
斷	*-on	A	tŋ ⁴	tuaiŋ ⁶	lueiŋ ⁵	*N-tʰo[n]ʔ	<i>dwanX</i>
吞	*-un	C	t ^h un ¹	t ^h ouŋ ¹	huŋ ¹	*l ^ʰ əŋ	<i>thon</i>

PM 有三個長元音、五個短元音，長、短的數目並不匹配。我們懷疑長短對立在原始語時期已經處於消失的階段。王福堂（2010）討論廣州粵語長短元音數目不對稱的現象時，即有這樣的理解。

4. 原始閩語長短元音對立的來源

同化（Assimilation）是長元音其中一種最常見的來源，例如澳洲英語（Wells 1982: 599–600）：

標準英音 > 澳洲英語

[fed] > [fed] ‘shed’

[feəd] > [fe:d] ~ [feəd] ‘shared’

標準英音（Received Pronunciation）複元音 [eə] 的第二個成分，在部分澳洲人的英語中被前面的元音同化為 [e]，變成了長元音 [e:]，於是 *shed*、*shared* 二詞原來的單複元音的對立，演變成短長元音的對立。

學界普遍承認原始閩語是「保存上古音階段音韻成分比較多的南朝方言之一」（秋谷裕幸 2020：82）。根據這個觀點，閩語和 MC 沒有直接的繼承關係。至於 OC 的元音系統到底有沒有長短對立，目前還有爭議，但即使承認這一點，也幾乎可以肯定與 PM 的長短元音無關。為 OC 構擬元音長短對立的系統中，長短元音主要用以解釋 MC 三等和非三等的起源，²⁰ 大致對應於 Baxter & Sagart (2014a) 系統中的咽化（發展為 MC 一、二、四等）和非咽化（發展為 MC 三等）聲母。既然 PM 的長短元音和咽化、非咽化沒有嚴格的對應關係（參看表 1.7 及相關說明），那麼它跟具元音長短對立的 OC 構擬也應該不能構成對應。換言之，PM 元音的長短對立不太可能源自古漢語。另一方面，沒有證據顯示 PM 的 A 型音節和 B 型音節由複元音演變而來。

20. 如鄭張尚芳（2003：174）主張中古三等韻來自短元音，非三等韻則來自長元音。

本文認為：PM 的元音系統之所以有長短對立，和外部因素（external factor）有關，例如底層效應（substratum effect）。這基於以下三點考慮：

- （一）周邊語言：華南及東南亞地區不少語言都有元音長短對立的現象，如壯侗語、南亞語（Austroasiatic）及苗瑤語。其中壯侗語系台語支（Tai）和南亞語系孟 - 高棉語支（Mon-Khmer）的長短元音都可以追溯至原始語時代（參看 Pittayaporn 2009；Shorto 2006）。²¹ 這些民族語言和漢語南方方言有長期而深入的互動關係；
- （二）地域因素：粵語和閩語同處華南地區，彼此相鄰，而兩種方言都有（或曾經有過）元音長短對立的特徵，暗示了這現象的形成涉及地域因素；
- （三）遷移（Transfer）的可能：元音長短的對立可以通過轉用引發的干擾（shift-induced interference）遷移到目標語（target language）去，例如粵語元音的長短對立，一般認為是受壯侗語影響而來（袁家驊等 2001；沈鍾偉 2007、2016；王福堂 2010 等）。

在發展的過程中，閩語曾經和多種民族語言發生接觸，累積了數量可觀的底層成分。那些民族語言包括南亞語（Norman & Mei 1976；Norman 1991；梅祖麟 2018；持反對意見的有 Sagart 2008 等）、壯侗語（李如龍 1996、2001；鄧曉華、王士元 2009）和苗瑤語（沈鍾偉 2007）。這些語言大部分都有元音長短對立的特徵。

Norman & Mei (1976) 和 Norman (1991) 曾指出過閩語中來源於南亞語的底層詞。他們的比較極具啟發性。本文在他們的基礎上多找來了幾個相關的詞，發現兩種語言之間似乎能建立起一定的語音對應關係：PM 以長元音為韻腹的底層詞，往往對應於南亞語以長元音為韻腹的詞；相反，PM 以短元音為韻腹的底層詞，其對應於南亞語的形式則帶短元音。這裡的南亞語，主要參考 Ferlus (2007) 構擬的原始越語支語言（Proto-Vietic; ‘PV’）。我們知道：現在的南亞語系語言主要分佈在中南半島、印度東部及孟加拉等地。可是，早期的南亞語極有可能遍佈華南地區。²² 我們把 PV 當成是早期南亞語可構擬出來的一種形式。和 PM 發生過接觸的，可能是一種和 PV 關係密切的語言，而不是 PV 本身。個別相似的詞形也見於壯侗語，下文列舉時會一併指出。原始台語支語言（Proto-Tai; ‘PT’）的形式，參考 Pittayaporn (2009) 的構擬。

21. 例如 Pittayaporn (2009) 所構擬的原始台語支語言，七個元音 *a、*e、*ɛ、*o、*i、*u、*u 都有長短對立。

22. 關於早期南亞語的分佈，除了語言比較的證據外，還可以參考歷史學、人類學，以及遺傳學的一系列成果，如 Pullyblank (1983)、Diamond & Bellwood (2003)、梅祖麟 (2018)、Guo et al. (2022) 等。